

## 凡人小记

## 你说我说

## 称呼的魅力

□张璞

一次,我去外地出差,下了火车却不知道去宾馆的路线,于是我想找人问路。正巧,前面有一个妇女正在等车,她身材微胖,看上去五六十岁的样子。我走上前,很有礼貌地问:“阿姨,请问××宾馆怎么走?”对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,生气地说:“谁是你阿姨?”说完,扭头就走了,留我一个人在那里愣了半天。我想,她和我妈的年龄差不多,叫阿姨应该没错呀。

我想不明白,就发微信问朋友,朋友马上回复了,说我太老土,现在跟别人打招呼,谁还喊阿姨。你得喊对方美女,不管她是16岁,还是60岁,这个称呼都管用,而且会喊得对方心情愉悦,什么都愿意给你说。

看完回复,我想现学现用,实践一回。我专门找了一个和刚才那个妇女年龄相仿的女性问:“美女,请问××宾馆怎么走?”“你坐5路车到……”她很热情地给我介绍着。

这下我明白了,天下的女人都爱美,也喜欢别人说自己美,“美女”这个称呼时尚、好听,能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。想到这里,我决定给自己买几片平时不舍得买的面膜,让自己也美美,再买几件靓丽的衣服,送给家里的另一个美女——我60岁的老妈。

## 啼笑皆非

## 晒沙

□陈爱玲

婶子喊醒正在午睡的我,神秘地说:“建筑队为了赶工期,找俩人晒沙,咱俩去吧!”

我扛着工具,在婶子的带领下,来到小山般的沙堆前,果然湿漉漉的沙子上还淌着水。我俩动手干了起来。干了没一会儿,我累得满头大汗。汗水流进眼里,刺得眼睛生疼;流进嘴里,咸涩异常。我看着路人投来异样的目光,挥一把如雨的汗水小声道:“婶儿,这沙子为啥要晒呀?”不知疲倦的婶子边扒边说:“老板让晒咱就晒,咱只要不偷懒,挣点儿力气钱问心无愧!”

听完这话,我也不敢怠慢,在烈日下奋力挥动工具。当我看到一大片摊开的沙子时,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……

这时,只见一个扛着筛子的人,急急忙忙向我们走来,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,焦急地说:“老乡,是筛沙!不是晒沙!”

## 生命的舞蹈

□青雪



绘图 仁伟

在露天舞场上,我一次次默默地注视着她。她与众不同,穿一件火红火红的上衣,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十分醒目。她没有舞伴,喜欢独舞,随着舞曲展开双臂,如同飞翔一般。她跳起了欢快的《海螺姑娘》,跳起了舒展的《采茶舞曲》,跳起了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舞蹈。我看得出她的舞蹈动作很专业。她有时头上还戴着花环,展示着自己优美的舞姿,在一对对舞者中穿梭。她只知道表演,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世界里,一副很青春的样子。

她是谁?

这个露天舞场的人大多知道她。同行者告诉我,她原是某市艺术团体的舞蹈演员,也许是为情、为事、为物或其他,受了点儿刺激,但她热爱舞蹈,舞蹈就是她的生命。上不了舞台,这露天舞场便是她每天来表演

的舞台,据说几乎不间断。

哦,我想起来了,在广场上,在人行道上,都有她翩翩起舞和急行的身影。短短的头、火红的上衣、背带短裤,远远望去特别有活力。

我不知道她处世的心境,但是我周围太多的聪明人都如是认为:人生在世很艰难、很痛苦,每一次幸福和欢乐都与艰难和痛苦相伴。为了生存、事业、爱情,为那如恒河沙数般的期盼和欲望,聪明的人们奔波劳碌,无暇顾及幸福的指数。有人说这是聪明人太理智、太清楚的结果。也许吧。

舞曲继续奏响,彩灯继续变幻,人们依然在轻歌曼舞,她依然如痴如醉地独舞着,沉浸于她生命中的舞蹈。她是大彻大悟的。

忽然间,我的热泪直想往外涌,因为我知道她已到做奶奶的年纪了。

## 我爱我家

## 我给儿子做“汉堡”

□李白粉

儿子嚷过多次要吃汉堡,总没能让他如愿。一次,我和一个朋友聊起此事,她说她儿子小时候也总嚷着要吃汉堡,她就用面包夹上火腿、青菜之类的,对儿子说是汉堡,儿子吃得很开心。有一次,她带儿子去店里吃汉堡,儿子直哭,说店里的汉堡和妈妈做的汉堡不一样。

前两天,我发面蒸了馒头,真的挺好吃,可儿子就是不吃。我站在大门外和邻居们聊天,儿子哼唧着腻在我身边,非要我给他买零食。大家都笑,说现在的孩子真是不像样子,饿了也不吃馒头,只稀罕商店里的零食。

我忽然对儿子说:“你想吃汉堡吗?”儿子立刻笑起来:“吃,吃,我要吃很多。”我说:“那你等着,我立马回家做汉堡。”儿子跟着我跑回家,嘴里喊着:“我妈妈给我做汉堡喽。”

我在门前摘了几片生菜叶子,回家洗净,将火腿切片。然后,我用刀把刚蒸的热馒头切了两道口子,先抹了酱,又夹了火腿和生菜叶子在里面。我递给儿子:“你尝尝,妈妈做的‘汉堡’怎么样?”儿子喜笑颜开,啃了一口:“妈妈,真好吃啊!”说着儿子一阵风跑到大门外,向小朋友炫耀:“我有汉堡吃了,我妈妈做的汉堡好好吃啊!”

## 文学ABC

## 雨中游洛浦

□袁献忠

窗外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,屋里阴沉沉的,我拿了一把伞走出家门,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去洛浦公园吧,我这样想着,就往目的地走去。

我家离洛浦公园不远,没走多大一会儿就到了。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公园围栏上粉色的蔷薇,一簇簇、一片片,让单调的围栏变得灵动起来。我走近一看,每朵花都是晶莹剔透的,在雨珠的点缀下,显得更加娇艳。

走进秋风园,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传来,在橡皮坝处,滔滔河水倾泻而下,似有排山倒海之势,在雨中显得更加气势磅礴。往前走,在宽阔的河面上,不时飞来一两只白鹭,细雨拍打在河面上,泛起层层涟漪。放眼远眺,烟雨蒙蒙,河对岸的高楼,远处的瀛洲桥,朦朦胧胧,若隐若现,像海市蜃楼一样,美不胜收。低头一看,有几个钓鱼的人,沉浸在忘我的状态之中,自得其乐。

平时热闹的公园显得那么寂静,我索性闭上双眼,把心放空,任雨水拍打在我的脸上、身上,感受着它的清凉。突然,我的耳边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,我睁开眼,只见在长廊下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专注地吹着笛子,看着他陶醉的样子,我被感染了。我笑了笑,走了过去,站在旁边,静静地听着。

笛声停了,他看了我一眼,笑了笑说:“你也是一个人来感受这雨景的吧?我也是。看着这么美的景色,我情不自禁地吹了一曲,你喜欢吗?”“喜欢,你的笛声真好听,和这景色还很协调,我就喜欢雨中的洛浦公园。”

## 家有儿女

## 一万元不见了

□彭杏鸽

周六,我带着儿子去看望母亲。儿子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枚一分钱的硬币,跑去问母亲:“外婆,这是啥呀?”“这是一分钱!”“一分钱?我咋没有见过?能买东西吗?”“这是几年前流通的钱,现在很少使用了!”母亲向儿子解释。

过了一会,母亲对儿子说:“那一分钱你可要保存好,因为它可能升值,说不定等你长大了,它能值一万元呢!”

在回家的路上,儿子蹦蹦跳跳地走着。突然,他停了下来,用手摸了摸衣服口袋,大声地对我说:“妈妈,不好了,我口袋里的一万元不见了!”